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九

列傳七十九

段秀實

子伯倫

孫嶷

文楚

珂

劉海賓

顏真卿

子頤

碩

曾孫宏式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也

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為隴州刺史留不歸遂

為汧陽人

祖達左衛中郎將父行琛洮州司馬以秀實贈揚

州大都督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

有間然後飲食及長沈厚有斷

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

功遂棄去

天寶四載安西節度使馬靈察署為別將從討護

蜜有功授安西府別將七載高仙芝代靈察舉兵圍怛

羅斯黑衣救至靈察大衄軍士相失夜中聞都將李嗣

業之聲因大呼責之曰軍敗而求免非丈夫也嗣業甚  
慙遂與秀實收合散卒復得成軍師還嗣業請於仙芝  
以秀實爲判官授斥候府果毅十二載封常清代仙芝  
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秀實進  
曰賊兵羸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伏改綏  
德府折衝肅宗卽位於靈武徵安西兵節度使梁宰潛  
懷異圖秀實謂嗣業曰豈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  
妄之說豈明公之意邪嗣業遂見宰請發兵從之乃出  
步騎五千令嗣業統赴朔方以秀實爲副累有戰功而  
秀實父歿哀毀過禮嗣業旣授節制思秀實如失左右

手表請起復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  
與諸軍圍之安西輜重委於河內乃奏秀實爲懷州長  
史知軍州加節度留後諸軍進戰於愁思崗嗣業爲流  
矢所中卒於軍衆推安西兵馬使荔非元禮代之秀實  
聞嗣業之喪乃遺先鋒將白孝德書令發卒護嗣業喪  
送河內秀實率將吏哭待於境傾私財以奉葬事元禮  
多其義奏試光祿少卿依前節度判官邛山之敗軍徒  
翼城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亦多遇害而秀實獨以智  
全衆推白孝德爲節度使人心稍定又遷試光祿卿爲  
孝德判官孝德改鎮邠寧奏秀實試太常卿支度營田

二副使大軍西遷所過掠奪又以邠寧乏食難於饋運  
乃請軍於奉天是時公廩亦竭縣吏憂恐多逃匿羣行  
剽盜孝德不能禁秀實私曰使我爲軍候當不如此軍  
司馬王稷言之遂以秀實爲都虞候權知奉天行營事

號令嚴一軍府安泰代宗聞而嗟賞久之兵還於邠寧

復爲都虞候尋拜涇州刺史

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

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羣行丐頡於市有不嫌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

斷首異梁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  
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馬  
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  
戴頭來矣甲者愕貽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  
帥功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  
帥功固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  
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劾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  
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  
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  
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卽叱左右皆解甲  
令曰敢譴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  
作願宿門下卽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旦與  
俱至孝德所謝不能殂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  
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  
農告無入令謨曰我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  
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謨令謨怒召  
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  
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卽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  
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謨曰汝誠人乎  
涇州野如赭人飢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

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  
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尙不愧奴隸邪令諶聞大愧流汗  
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案舊書大厯八年  
鹽倉之戰令諶尙爲都將則此云自恨死疑未的也  
大厯元年馬璘奏加開府儀同三司軍中有能引二十  
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  
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璘決  
事有不合理者必固爭之得璘引過乃已璘城涇州秀  
實掌留後歸還加御史中丞璘旣奉詔徙鎮涇州其士  
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刀斧  
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導以爲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  
警鼓爲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之曰每更

籌盡必來報每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旣差互童之亂不能作明日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草場期救火者同作亂秀實使嚴加警備夜半火發乃使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捕殺其黨凡十餘人以徇曰敢後徙者族於是遷涇州旣至其理所人烟覓絕兵無廩食朝廷憂之遂詔璘遙管鄭穎二州以贍涇原軍俾秀實爲留後二州甚理璘思其績用又奏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八年吐蕃來寇戰於鹽倉我軍不利璘爲寇戎所隔逮暮未還敗將潰兵爭道而入時都將焦令諶與諸將四五輩狼狽而至秀



實召讓之曰兵法失將麾下當斬公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邪令諶等恐懼下拜數十秀實乃悉驅城中士卒未出戰者使驍將統之東依古原列奇兵示賊將戰且以收合敗亡蕃衆望之不敢逼及夜璘方獲歸十一年璘疾甚不能視事請秀實攝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使秀實乃以十將張羽飛爲招召將分兵按甲以備非常璘卒而軍中行哭赴喪事於內命愿將馬頓主喪李漢惠接賓客於外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族談離立者捕而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謀作亂秀實乃送廷幹於京師徙珍及景華外鎮軍中遂定不戮一人尋拜秀

實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頴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

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羸財退公之後端居

靜慮而已

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賚良渥又賜第

一區實封百戶還之鎮

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張掖郡王

建中元年宰相楊炎欲行元載舊志築原州城開陵陽

渠詔中使上聞仍問秀實可否之狀秀實以爲方春不

可興土功請俟農隙炎以其沮已之謀遂除司農卿以

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以事西拓無何劉

文喜叛亦不果城四年朱泚盜據宮闕源休教泚僞迎

鑾駕陰濟逆志泚乃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疾趨奉  
天時蒼黃之中未有武備泚以秀實常爲涇原節度頗  
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爲蓄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  
議秀實初詐從之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  
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  
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  
卒當諭衆以禍福埽清王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  
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

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二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  
遂皆許諾及韓旻追駕秀實以爲宗社之危期於頃刻  
乃使人走諭靈岳竊令言印不遂乃倒用司農印印符  
以追兵旻至駱驛得符軍人亦莫辨其印文惶遽而迴

秀實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遺類矣我當直搏殺泚  
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急爲繼  
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  
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泚並膝語至僭位秀  
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  
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汝反邪遂擊之泚舉  
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  
而海賓等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  
羣至遂遇害焉

年十六

海賓明禮靈岳相次被殺德宗在

奉天聞其事惜其委用不至垂涕久之

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

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遣愼母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  
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汧吾第以置司  
農治堂之梁問吏後以告初秀實見禁兵寡少不足以  
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

備非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  
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  
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竊  
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  
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犬彘馬牛悉能  
爲敵伏願少留聖慮冀裨萬一及涇原兵作亂召神策  
六軍遂無一人至者秀實守節不二竟歿於賊其明畧  
義烈如此興元元年二月詔曰見危致命之謂忠臨義

有勇之謂烈惟爾克勵臣節不憚殺身惟予式嘉乃勲  
懋昭大典曰台不德罔克若天邁茲殷憂變起都邑惟  
爾卿士放然靡依逼畏所加淄澠共混故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禮部尙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秀實  
操行岳立忠厚精至義形於色勇必有仁頃者嘗鎮涇  
原克著威惠叛卒知訓咨爾以誠賊泚藏姦欺爾以詐  
守人臣之大節見元惡之深情端委國門挺身白刃誓  
碎兇渠之首以敵君父之讐視死如歸履虎致陟噫天  
未悔禍事乖垂成雄風壯圖振駭羣盜昔王蠋守死以  
全節周顗正色而抗詞惟我信臣無愧前哲聲震寰宇

義冠古今足以激勵人倫光昭史冊不有殊等之賞孰表非常之功爰議疇庸特超檢限著之甲令樹此風聲可贈太尉諡曰忠烈宜付史官仍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長子與三品正員官諸子並與五品正員官仍廢朝三日收京城之後以禮塋祭旌表門閭朕承天子人臨馭億兆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况誠信不達屢致寇戎使抱義之臣陷於兇逆有臨危致命歿而逾彰有因事成功權以合道苟利社稷存亡一致酬報之典豈限常倫並委所司訪其事迹續具條奏當加褒異錫其井賦圖形雲閣書功鼎彝以彰我有服節死義之臣傳於

不朽德宗還京又詔曰贈太尉秀實授乎貞烈激其頽  
風蒼黃之中密蘊雄斷將紓國難詭收寇兵捷其兇謀  
果集吾事挺身徑進奮擊渠魁英名凜然振邁千古宜  
差官致祭并旌表門閭緣墓所須一切官給仍於墓所  
官爲立碑以揚徽烈自貞元後累朝凡赦書節文褒獎  
忠烈必以秀實爲首其子伯倫累官至太子詹事大和  
二年正月奏亡父贈太尉秀實準前後制敕令所司置  
廟立碑今營造已畢取今月二十五日行外祔禮詔曰  
秀實忠衛宗社功配廟食義風所激千載凜然間代勲  
力須異等夷宜賜綾絹五百疋以度支物充仍令所司



供少牢并給鹵簿人夫兼太常博士一人檢校尋加伯  
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殿中監大和四年十一月遷右  
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街使八年七月檢校工  
部尚書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入爲太僕卿卒宰  
臣李石奏曰伯倫秀實之子自古殺身以衛社稷者無  
如秀實之賢文宗憫然曰伯倫宜加賻贈仍輟朝一日  
以禮忠臣之嗣孫嶷文楚珂知名嶷自鄭滑節度使入  
之變嶷當誅裴度奏忠臣後宜免罪貶循州司馬文楚  
咸通末爲雲州防禦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  
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於鬪鷄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  
珂僖宗時居潁州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  
拒戰衆裏糧請從賊遂潰拜州司馬劉海賓者彭城人  
以義俠聞爲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

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子光國給以奏請及  
入對因言姦慝可誅狀既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  
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  
樂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顏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

侍郎真卿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士登

甲科事親以孝聞調醴泉尉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

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辨之

天方旱獄決乃兩郡人呼之爲御史雨又充河東朔方

試覆屯交兵使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

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遷殿中侍

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譴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東都畿

星華頁一  
探訪判官

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  
蔣冽奏爲東都採訪判官

轉侍御史武部員

外郎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元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祿山初尙移牒真卿令以平原搏平軍屯七千人防河津以搏平太守張獻直爲副真卿乃募勇士旬日得萬

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簡閱以刁萬歲和琳徐浩

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

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

李暉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

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

祿山旣陷洛

陽殺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蔣清以三首遣段

子光來徇河北真卿恐搖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

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斬子光密藏三首異日乃取三首

冠飾草續支體棺斂祭殯爲位慟哭人心益附祿山遣

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常山

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

門旣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爲帥得兵二十餘

萬橫絕燕趙詔加真卿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

真卿以李

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

清河客李粦年二十餘

與郡人來乞師謂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

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寓家得其

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

卒可以二平原之強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郡其他

小城運之如臂使指耳唯公所意誰敢不從真卿借兵

千人

新書出兵六千

粦將去真卿謂之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

我粦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

出嶺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斬袁知泰

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兵開嶺口之路出千里之  
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萬之衆徇洛陽分  
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公當堅壁無與挑戰  
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  
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東馥裨將和琳  
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  
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  
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大敗斬首萬餘  
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遊奕兵絕平原救軍  
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  
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  
其意遣賈載越海遣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

歲軍中固請  
留之不從

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河

北採訪招討使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  
諸郡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陷沒獨平原博平清河  
三郡城守然人心危盪不可復振至德元載十月奔郡  
渡河歷江淮荆襄二載四月朝於鳳翔授憲部尙書尋  
加御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朝  
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真卿劾之貶漪爲右庶子  
何忌西平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  
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僚致謁於朝堂百僚拜答拜  
辭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

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真卿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子  
每出諄諄敎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姑欲  
優容之卿勿復言乃以奏狀還真卿雖天子蒙塵典法  
不廢泊鑾輿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陳告宗  
廟之禮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  
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深達  
禮體時太廟爲賊所毀真卿奏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  
公三日哭今太廟旣爲盜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  
然後遣使竟不能從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  
出爲同州刺史轉蒲州刺史

封丹陽縣子

爲御史唐旻所構



貶饒州刺史旋拜昇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徵爲刑

部尙書

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渡淮而

峘奔江西

李輔國矯詔遷元宗居西宮真卿乃首率百僚上

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

州刺史遷戶部

新書吏部

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而罷除

尙書左

新書右

丞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

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

不合事宜何真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

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邪載深銜之旋改檢校刑

部尙書知省事累進封魯郡公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朝

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  
宰相然後上聞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  
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  
多挾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  
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  
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  
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  
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  
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  
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

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

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  
仍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閹  
宦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元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  
請元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  
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  
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於今日天下之敝盡萃於  
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  
初百姓尙未凋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  
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  
賊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

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沒  
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  
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  
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  
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爲太  
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  
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  
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  
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事方鉗口結舌陛下  
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卽

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爲危殆之期又翹足而

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

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

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

迫之至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後攝

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載坐以誹謗貶硤州別駕

改吉州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尙書進吏部代

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乃上議

請取初謚爲定袁倓以詔言排之遂罷楊炎爲相惡之

改太子少傅新書少師禮儀使如舊外示崇寵實去其權也

盧杞專權忌之改太子太師罷禮儀使諭於真卿曰方  
面之任何處爲便真卿候杞於中書曰真卿以褊性爲  
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  
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  
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拜而含怒心會李希烈陷汝州  
杞乃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  
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  
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  
可避手初見希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  
迫真卿將食其肉諸將叢遠慢罵舉刃以擬之真卿不

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真卿就館舍  
因逼爲章表令雪已願罷兵馬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  
吏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不報每與諸子書令嚴奉家  
廟恤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黨召真卿坐使觀倡優斥  
黷朝政爲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是  
乎拂衣而起希烈慙亦呵止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  
使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  
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真  
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邪君等聞顏杲卿無是吾兄  
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絕於口吾今年向



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邪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曰阮顏真卿怡然不介意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齎伯儀旌節首級誇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因迴兵殺希烈奉真卿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希烈旣陷汴州僭僞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

華至真卿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宮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例伏誅希烈聞之怒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真卿先曰有敕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敕邪遂縊殺之年七十七及淮泗平貞元元年陳仙奇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諡曰文忠復下詔曰君臣之義生錄其功歿厚其禮况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歎勞於寤寐

故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公顏真卿器質  
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屬賊臣擾亂委以  
存諭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盛節實謂猶生朕致貽  
斯禍慙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爾嗣可贈司徒仍賜布  
帛五百端男顏碩等喪制終所司奏超授官秩貞元六  
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真卿一子五品正員官故  
顏得錄用文宗詔曰朕每覽國史見忠烈之臣未嘗不  
嗟歎久之思有以報如聞從覽宏式實真卿之孫永惟  
九原既不可作旌其嗣續諒協典彝考績已深於宦途  
者命列於中臺官次未齒於搢紳者俾佐於左輔庶使

天下再新義風以真卿曾孫宏式爲同州參軍

史臣曰每思先軫免胄子路結纓雖云其忠未聞於道如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炎弄權若任之爲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如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惡直若任之爲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亡宜哉噫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二君守道沒身爲時垂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

贊曰自古皆死得正爲順二公云亡萬代垂訓

新書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  
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姁姁常低  
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  
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  
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  
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  
者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  
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  
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邪彼忠臣義士寧以未  
見信望於人要反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  
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  
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

列傳八十

韓滉

子臯

滉弟洄

張延賞

子宏靖

宏靖子文規

次宗

韓滉字太沖太子少師休之子也少貞介好學以蔭解褐左威衛騎曹參軍出爲同官主簿至德初青齊節度鄧景山辟爲判官授監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馬以道路阻絕因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奏充判官授通州長史彭王府諮議參軍鄧景山移鎮淮南又表爲賓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法知制誥草王璵拜官之詞不加虛美璵頗銜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

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與免相羣議稱其屈累遷至祠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滉公潔強直明於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詳究簿書無遺纖隱大厯中改吏部郎中給事中時盜殺富平令韋當縣吏捕獲賊黨而名隸北軍監軍魚朝恩以有武材請詔原其罪滉密疏駁奏賊遂伏辜遷尙書右丞五年知兵部選六年改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乾元已後所在甯興賦稅無度帑藏給納多務因循滉旣掌司計清勤綸轄不容姦妄下吏及四方行綱過犯者必痛繩之又屬大厯五年已後蕃戎罕侵連歲豐稔故滉能儲積穀帛帑藏稍實然苛刻頗甚覆

治案牘句剝深文人多咨怨大厯十二年秋霖雨害稼  
京兆尹黎幹奏畿縣損田滉執云幹奏不實乃命御史  
巡覆迴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時渭南  
令劉藻曲附滉言所部無損戶部分巡御史趙計復檢  
行奏與藻合代宗覽奏以爲水旱成均不宜渭南獨免  
申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上謂敖曰縣  
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意  
也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鞫藻計皆伏罪藻貶  
萬州南浦員外尉計貶豐州員外司戶滉弄權樹黨皆  
此類也俄改太常卿

方是時潦敗河中鹽池滉奏池產  
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廉狀



鎮畏滉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立惡滉拈刻徙太常卿議未息又出爲

晉州刺史數月拜蘇州刺史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使

尋加檢校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潤州刺史鎮海軍節

度使滉旣移鎮安輯百姓均其租稅未及踰年境內稱

理及建中四年冬涇師之亂德宗出幸河汴騷然滉訓

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爲精勁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尙書左僕

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旣陷汴州滉乃擇其銳卒令裨將李長

榮王栖霞與宣武軍節度使劉元佐犄角討襲解寧陵

之圍復宋汴之路滉功居多然自關中多難滉卽於所

部閉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馬牛出境造

樓船戰艦三十

新書  
三千

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揚威

武至申浦而還毀撤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  
壁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  
第數十時浼以國家多難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爲備  
預以迎鑾駕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  
下與江平俾偏將邱涪督其役涪酷虐士卒日役千人  
朝令夕辦去城數十里內先賢邱墓多令毀廢明年正  
月追李長榮等戍郢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  
采石軍使增營壘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鍾鑄弩牙兵器  
陳少遊時鎮揚州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浼亦以兵

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綵綵

互相聘賚而自德宗出居及歸京師軍用既繁道路又

阻關中饑饉加以災蝗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虛

月朝廷賴焉

李晟方屯渭北漕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漕顧謂僚

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

興元元年就加檢校吏部

尚書數日又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元年七月拜檢校左

僕射同平章事使並如故

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惑之

會李泌間關辨數帝意乃解

二年春特封晉國公其年十一月來朝

京師時右丞元琇判度支以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

以給京師上以滉浙江東節度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

使欲令專督運務

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琇以滉性

剛愎難與集事乃條奏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十

八里揚子以北皆元琇主之滉深怒於琇琇以京師錢

重貨輕切疾之乃於江東監院收穫見錢四十餘萬貫

令轉送入關滉不許乃誣奏云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至

萬於國有害請罷之上以問琇琇奏曰千錢之重約與

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所運費三百耳豈至

萬乎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滉堅執以爲不可

其年十二月加滉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遂寔宿怒

累誣奏琇貶雷州司戶其責旣重舉朝以爲非罪多竊

議者尙書左丞董晉謂宰臣劉滋齊映曰元右丞忽有  
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危懼假有權臣騁志相  
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旱蝗琇  
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國皆濟斯  
可謂之勞臣也今見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搖則有聞  
鷄起舞者矣竊爲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過而已給事  
中袁高又抗疏申理之滉誣以朋黨寢而不行時兩河  
罷兵中土寧乂滉上言吐蕃盜有河湟爲日已久大庥  
已前中國多難所以肆其侵軼臣聞其近歲已來兵衆  
浸弱西迫大食之強北病迴紇之衆東有南詔之防計

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五六萬而已國家第令三數  
良將長驅十萬衆於涼鄯洮渭並修堅城各置二萬人  
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爲饋運之資  
以充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收復河隴二  
十餘州可翹足而待也上甚納其言滉之入朝也路由  
汴州厚結劉元佐將薦其可任邊事元佐納其賂因許  
之劉元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元佐素憚滉修屬吏禮滉辭不敢當因結爲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元佐泣悟滉以錢二十萬緡爲元佐辦裝又以綾二及來覲上訪問焉初頗稟命及滉以疾歸十萬犒軍  
第元佐意怠遂辭邊任盛陳犬戎未衰不可輕進滉貞

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寢其事

元佐入朝帝訪之元佐請行會

奏減州縣冗官收祿奉募戰士西討元佐慮延賞漸削資儲辭大戎未豐不可輕進因稱疾帝遣中人勞問卧受命延賞知不可用乃止

年六十五上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

太傅

諡曰忠肅

賻布帛米粟有差

滉宰相子幼有美名其所結交皆時之雋彥非公直者不與之親密性特節儉志

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處陋薄纔蔽風雨弟洄

常於里宅增修廊宇滉自江南至卽命撤去之曰先公

容焉吾輩奉之常恐失墜所有摧圯葺之則已豈敢改

作以傷儉德自居重位愈清儉嫉惡彌縫闕漏知無不

爲家人資產未嘗在意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

相繼乘馬五匹皆及敝帷九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

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

及天文事序議各一卷然以前輩早達稍薄其後進晚

歲至京師丞郎卿佐接之頗倨衆不能平

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自

軍事混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其在浙右也政令明察

末年傷於嚴急

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怪之混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

此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爲惡又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巡

內婺州傍縣有犯其令者誅及鄰伍死者數十百人又

俾推覆官分察境內情涉疑似必寘極法誅殺殘忍一

判卽勦數十人且無虛日雖令行禁止而冤濫相尋議



者以混統制一方頗著勤績自幼立名貞廉晚途政甚  
苛慘身未達則飾情以進得其志則本質遂彰子羣皐  
羣官至考功員外郎

皐字仲聞夙負令名而器質重厚有大臣之度由雲陽  
尉擢賢良科拜右拾遺轉左補闕累遷起居郎考功員  
外郎俄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論譏濕  
之事業皐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及免喪執  
政者擬考功郎中御筆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  
丞尙書右丞兵部侍郎皆稱職改京兆尹奏鄭絳爲倉  
曹專掌錢穀鋒苛刻剝下爲事人皆咨怨又勸皐搜索

府中雜錢折糴百姓粟麥等三十萬石進奉以圖恩寵  
臯納其計尋奏鋒爲興平縣令及貞元十四年春夏大  
旱粟麥枯槁畿內百姓累經臯陳訴以府中倉庫虛竭  
憂迫惶惑不敢實奏會唐安公主女出適右庶子李愬  
內官中使於愬家往來百姓遮道投狀內官繼以事上  
聞德宗下詔曰京邑爲四方之則長吏受親人之寄實  
繫邦本以分朕憂苟非其才是紊於理正議大夫守京  
兆尹賜紫金魚袋韓臯比踐清貫頗聞謹恪委之尹正  
冀效公忠乃者邦畿之間粟麥不稔朕念茲黎庶方議  
蠲除自宜悉心以副勤恤臯奏報失實處理無方致令

閭井不安囂然上訴及令覆視皆涉虛詞壅蔽頗深罔  
惑斯甚宜加懲誠以勗守官可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  
員馳驛發遣鋒亦尋出爲汀州司馬臯無幾移杭州刺  
史遷尙書右丞臯恃前輩頗以簡倨自處順宗時王叔  
文黨盛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臯從弟曩幸於  
叔文以告之因出爲鄂州刺史鄂岳蘄沔觀察使叔文敗卽  
拜節度使鎮海入爲戶部尙書東都留守元和八年六月加檢校吏  
部尙書兼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等使以陳許二州  
水潦之後賜臯綾絹布葛十萬端疋以助軍資宴賞所  
理以簡儉稱入爲吏部尙書兼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

元和十一年三月皇太后王氏崩以臯充大明宮使十

五年閏五月充憲宗山陵禮儀使三月穆宗以師保之

舊加檢校右僕射十二月以銓司考科目人失實與刑

部侍郎知選事李建罰一月俸料長慶元年正月正拜

尚書右僕射二年四月轉左僕射赴尚書省上事命中

使宣賜酒饌及宰臣百僚送上皆如近式其年新書四年案紀

當從新書以本官東都留守行及戲源驛暴卒年七十九贈

太子太保大和元年諡曰貞臯貌類父既孤不復視鑑臯生知音律

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

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

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母邱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蹙憊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

所以託之神鬼也

涸字幼深以蔭緒受任

蔭補宏父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

陵令無愠容安祿山亂家七人遇害涸避劉晏判鹽鐵

度支辟為屬吏

表為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

累官至諫議大夫知制

誥

與補闕李翰數上章言得失擢知制誥

與元載善載誅以累貶邵州司

戶同正員

德宗即位起為淮南黜陟使

建中元年二月復諫議大夫

先以劉晏兼領度支晏既罷黜令天下錢穀各歸尚書

省本司廢職罷事久無綱紀徒收其名而莫綜其任國

用出入未有所統故轉涸戶部侍郎判度支涸上言江

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貫輸於京師度工用轉送之

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  
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  
源故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  
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監請皆罷  
之復以天下銅鐵之冶是曰山澤之利當歸於王者非  
諸侯方岳所有今諸道節度都團練使皆占之非宜也  
請總隸鹽鐵使皆從之

省胥史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  
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

耗而發歛焉  
故人不艱食

洄與楊炎善炎得罪常不自安無何兄子

臯抗疏理炎罪德宗意洄令爲之尋貶蜀州刺史興元  
元年三月入爲兵部侍郎六月爲京兆尹七月加御史

大夫貞元二年正月刑部侍郎劉太真黨於宰相盛杞  
得罪以洄代太真爲刑部侍郎尋復兵部侍郎貞元七  
年十一月爲國子祭酒

卒贈戶部尚書

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幼孤本名寶符開元末元宗  
召見賜名延賞取賞延於世之義特授左司禦率府兵  
曹參軍博涉經史達於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卿見而  
奇之以女妻焉肅宗在鳳翔擢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  
轉殿中侍御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請爲從事思禮領  
河東又爲太原少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留守代宗幸  
陝降給事中御史中丞

始元載被用以晉卿力故厚遇  
延賞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



中書舍人大厯二年拜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洛  
久當兵衝閭井邱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導河  
渠修築宮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美焉  
時罷河南西山山南副元帥以其兵鎮東都延賞權知  
東都留守以領之理行第一入朝拜御史大夫初上封  
人李少良潛以元載陰事上聞載黨知之奏少良狂妄  
下御史臺訊鞠欲有所屬延賞不承其意尋出爲揚州  
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屬歲旱歉人有亡去他境者  
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斃  
適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限於彼也乃具舟楫而遣

之俾吏修其廬室已其逋債而歸者增於其舊邊江之  
瓜州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爲界人甚  
爲便尋以母憂去職終制授檢校禮部尙書江陵尹兼  
御史大夫荆南節度觀察使數年改檢校兵部尙書成  
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尋就加  
吏部尙書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朮以  
兵入成都爲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  
其月斬朮及同惡者復歸成都先是兵革屢擾自天寶  
末楊國忠用事南蠻三蜀疲弊屬車駕遷幸其後郭英  
父淫崔寧之室遂縱崔寧楊琳交亂及崔寧得志復極

侈靡故蜀土殘弊蕩然無制度延賞薄賦約事動遵法  
度僅至庶富焉建中末駕在山南延賞貢奉供億頗竭  
忠力焉駕在梁州倚劍南蜀川爲根本貞元元年以宰  
相劉從一有疾詔徵延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與鳳翔節度使李晟不協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  
重違晟意延賞至興元改授左僕射初大厯末吐蕃寇  
劍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  
延賞聞而大怒卽使將吏令追還焉晟頗銜之形於詞  
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  
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嘗有德於晟因會

讌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爲相晟然之

於是復加同平章事

旣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

及延賞當

國用事晟請一子娉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

謂人曰武人性快若釋舊惡於盃酒之間終歡可解文

士難犯雖修睦於外而蓄怒於內今不許婚釁未忘也

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初吐蕃尙結贊興

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持牛酒

勞軍徐乃引去持是以間晟晟令牙將王佖選銳兵三

千設伏汧陽大敗吐蕃結贊僅免自是數遣使乞和晟

朝於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

請調軍食以繼之上意將帥生事邀功會混卒延賞揣  
上意遂行其志奏令給事中鄭雲逵代之上不許且曰  
晟有社稷之功令自舉代已者於是始用邢君牙焉拜  
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而已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約  
以劫渾瑊及冊晟太尉故事臨軒冊三公中書令讀冊  
侍中奉禮如闕卽以宰相攝之延賞欲輕其禮始令兵  
部尙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冊時議非之延賞奏議請  
省官員曰爲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而且費州  
縣殘破職此之由臣荆南劍南所管州縣闕官員者少  
不下十數年

年字疑衍或  
上有闕文

吏部未嘗補授但令一官假

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員可減無疑也請減官員收其

祿俸資募職戰士俾劉元佐復河湟軍用不乏矣上然

之

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土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

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丞初韓滉入朝至汴州厚結劉

元佐將薦其可委邊任元佐亦欲自効初稟命及滉卒

元佐以疾辭上遣中官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

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辭不行時抱真判官陳曇奏事京

師延賞俾曇勸抱真竟拒絕之蓋以延賞挾怨罷李晟

兵柄由是武臣不附自建議減員之後

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

餘物議不平延賞懼量留其官下詔曰諸州府停減及

所留官並合釐務其中有先考滿及充職掌遇停減或  
恐公務有闕宜委長吏於合停官中取考淺人清白幹  
舉者留填闕官差攝訖聞奏但取才堪不限資序如當  
州官少任以鄰州官充其州縣諸色部送準舊例以當  
州官及本土寄客有資產幹了者差遣及減員人衆道  
路怨歎日聞於上侍中馬燧奏減員太甚恐不可行太  
子少保韋倫及常參官等各抗疏以減員招怨並請復  
之浙西觀察使白志貞亦以疏論時延賞疾甚在私第  
李泌初爲相採於羣情由是官員悉復貞元三年七月  
薨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太保賻禮加等諡曰成肅

延賞

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  
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  
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  
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職  
子宏靖

宏靖字元理雅厚信直少以門蔭授河南府參軍調補  
藍田尉東都留守杜亞辟爲從事奏改監察御史裏行  
轉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留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其日  
有劫轉運絹於道者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之乃令判  
官穆員及宏靖同鞠其事員與宏靖皆以運職在牙門  
必不爲盜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聞仍斥員及宏靖  
出幕府有詔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於河南界得賊無  
何德陽公主下嫁治第將侵宏靖家廟宏靖拜表陳情



具述祖考之德德宗慰撫之不令毀廟又獻賦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知東都選事拜工部侍郎轉戶部侍郎陝州觀察河中節度使元和拜中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主留務憲宗怒欲下詔誅之宏靖請先命弔贈使待其不恭然後加兵憲宗從其議尋加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盜殺宰相武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邸中有鎮卒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付御史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宏靖疑其不直驟於上

前言之憲宗不聽竟殺張晏輩及田宏正入郿按簿書  
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又殺  
張晏後憲宗欲遂伐承宗宏靖以爲戎事並興鮮有濟  
者不若併攻元濟待淮西平然後悉師河朔憲宗業已  
北討不爲之止然亦重違其言宏靖知終不聽用遂自  
陳乞罷政事俄檢校吏部尙書同平章事充太原節度  
使行未及鎮果下詔誅承宗宏靖以驟諫不行宜用自  
効大閱軍實請躬討承宗詔許出師不許自往俄而魏  
博澤潞悉爲承宗所敗有詔賞其前言宏靖卽間道發  
使懇喻承宗承宗因亦款附旋徵拜吏部尙書遷檢校

右僕射宣武軍節度使時韓宏入覲之後也宏靖用政寬緩代宏之理俄以劉總累求歸闕且請宏靖代已制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宏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宏靖久富貴又不知風土入燕之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宏靖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謂軍

士曰今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力弓不如識一丁字  
軍中以意氣自負深恨之劉總歸朝以錢一百萬貫賜  
軍士宏靖留二十萬貫充軍府雜用薊人不勝其憤遂  
相率以叛囚宏靖於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輩數人皆  
殺之續有張澈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  
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宏靖所在大罵軍人亦  
爲亂兵所殺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宏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宏靖薊門館掠其家  
費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宏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宏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  
使至可因見衆辨幸得脫歸即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  
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  
肉飽狗鼠鴟鵂衆怒擊殺之

館請宏靖爲帥願改心事之凡三請宏靖卒不對軍人

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必矣軍中豈可一日

無帥遂取朱洄爲兵馬留後朝廷旣除洄子克融爲幽

州節度使乃貶宏靖爲撫州刺史

詔貶宏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

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

未幾遷太子賓客少保少師長慶四年

六月卒年六十五元和初王承宗阻兵劉總父濟備陳

征討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邑總旣繼父願述

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慶初累表求入朝兼請分

割所理之地然後歸朝其意欲以幽涿營州一道請宏

靖理之瀛州爲一道盧士玫理之平薊嬀瀼爲一道請

薛平理之仍籍軍中宿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升獎使幽薊之人皆有希美爵祿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陽宰臣崔植杜元穎又不爲遠大經畧但欲重宏靖所授而省其事局唯瀛莫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縣悉命宏靖統之時總所薦將校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問朱克融輩僅至假衣丐食日詣中書求官不勝其困及除宏靖命悉還本軍克融輩雖得復歸皆深懷缺望其後因爲叛亂初總以平薊矯檀請薛平於分裂之中尤爲上策而朝廷不能行之竟致後患人到於今惜之子文規景初嗣慶次宗

文規歷拾遺補闕

裴度秉政引爲右補闕度出襄陽貶溫令度奏置幕府

吏部員

外郎開成三年十一月右丞韋溫彈劾文規長慶中父

宏靖陷在幽州文規徘徊京師不尋赴難不宜塵汙南

宮乃出爲安州刺史累遷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桂

管都防禦觀察使景初歷職使府官止殿中侍御史嗣

慶位終河南少尹次宗最有文學稽古履行開成中爲

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閣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

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旣退上召左右史更質

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改

禮部員外郎以兄文規爲韋溫不放入省出官次宗堅

辭省秩改國子博士兼史館修撰出為舒州刺史

李德裕再

當國引為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出為澄明二州刺史卒

文規子彥遠大中初由左補闕為祠部員外郎

乾符中至大理

卿景初子天保嗣慶子彥修次宗子曼容

次宗子茂樞字休府及進

士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延賞東都舊第在思順里

亭館之麗甲於都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時號三相張

氏云

史臣曰君民足則國富將相和則國安反是道焉非得人者澁殺元琇奏瑞鹽逞韓運之能非貞純之士刻下罔上以為己功幸逢多事之朝例在姑息之地幸而獲



免餘無可稱延賞以私害公罷李晟兵柄使武臣不陳其力矣惡直醜正擠柳渾相位致賢者不進其才矣象恭倨功皆四凶之跡也雖以蔭繼世以才進身蹈非道者實小人哉延賞歷典名藩皆稱善政及登大位乃彰飾情臯迭處大僚徒稱舊德宏靖輕傲邊事欺減軍資洄附元載楊炎繼及累貶俱非守正中立者也書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不其是歟

贊曰韓滉刻下廷賞害公臯洄繼世宏靖興戎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一

列傳全

王璵

李國楨

梁鎮

李泌

子繁

顧況

崔造

關播

李元平

王璵

方慶六世孫案方慶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入相璵肅宗乾元元年入相相去僅六十三年且璵開元

末已為博士則又止四十餘年不應有六世孫也而幸

相世系表方慶生光輔光輔生寵寵生仲連仲連生紹

紹生璵抑何世次歷歷邪且方慶傳光輔開元中為潞

州刺史如表言則璵之高祖矣同時而仕亦未必然要

之此別是一王璵而方慶之六世孫或亦名

璵耳新書傳誤表之牽附舉此可例其餘

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開元末元宗方遵道術靡神不

宗璵抗疏引古今祀典請置春壇祀青帝於國東郊元

宗甚然之因遷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璵專以祀

事希倖每行祠禱或焚紙錢禱祈福祐近於巫覡由是

過承恩遇肅宗卽位累遷太常卿以祠禱每多賜賚乾

元三年七月案本紀乾元三年閏四月改元上元乾元三年無七月且與蒲州之拜紀在二年七

月兩書皆作三年誤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中書令

崔圓罷相乃以璵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案璵

乾元元年五月入相二年三月罷爲刑部尙書舊紀新表皆同七月始出爲蒲同絳州節度使非自蒲州入相

也兩書傳皆誤人物時望素不爲衆所稱及當樞務聲問頓減

璵又奏置太一神壇於南郊之東請上躬行祀事肅宗

嘗不豫太卜云崇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

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傳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爲

姦所至干託長吏以邀賂遣一巫盛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爲蠹弊與其徒宿於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鐃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巫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請贓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發遣歸京肅宗不能詰肅宗親謁九宮神慙懃於祠禱皆璵所啓也歲餘罷知政事爲刑部尙書上元二年兼揚州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使

案紀上元二年二月崔圓拜淮南節度使矣又除璵未詳

肅宗南郊禮畢以

璵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越州刺史充浙江東道節度觀察處置使本官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故入爲太

子少保轉少師大厯三年六月卒

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懷

璵以

祭祀妖妄致位將相時以左道進者往往有之廣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楨以道術見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靈跡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埽灑宮戶一百戶又於縣之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並許之時歲饑荒人甚不安昭應令梁鎮上表曰臣聞國以人爲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爲主虐其主則非神故昔之聖王所以極陳理道明著祀典將愛其人而慎用其才力敬其神而虔恭於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

降之福人受其大賴而盡其力然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一昨蝨賊作孽水旱爲災雖王畿皆徧而臣縣最苦此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得列祀典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丁壯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飛芻輓粟令但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埽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客殺東鄰之牛而後冀非妄之福陛下雖欲爲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一也陛下不視昔者有道之君至德之后曷不卑宮室惡飲食恭己以遂萬

物之性哉陛下今違神亭育之心竭人疲困之力如是  
又何從而致其福哉此又不可二也又陛下宗廟之敬  
極矣尙無一月三祭之禮今此獨爲則宗廟之靈將等  
以親疎校以厚薄陛下又何以言哉此又不可三也又  
大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  
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陛下又何以爲  
詞哉此又不可四也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  
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此  
愚智之所同知矣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  
祠宇豐潔薦奠爲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人且怨矣神

何歆哉此又不可五也其道君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  
都之處皆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饗祀國有彝典官有  
常禮蓋無闕失何勞神役靈此又不可六也臣稽先王  
之典禮觀前聖之軌躅休咎豐凶災祥禍福必主帝王  
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又不可七也臣伏察此弊頗知  
其由蓋以道士李國楨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  
祀則受胙主執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踰越  
險阻負荷粢盛以日繫年無時而息曾不謂神功力空  
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災孽並生罔上害人左道  
亂政原情定罪非殺而何臣昨受命之時親承聖旨務



存安輯許逐權宜誠願沈鄴縣之巫安流弊之俗其所  
興兩祠土水之功丹青之役三六之祭灑掃之戶謹宣  
明旨並以權宜停訖人吏百姓等知陛下以從善爲心  
嫉惡爲務蠲除不急剗革煩苛皆喧呼於庭抃躍於路  
所徵糧糗無不樂輸臣伏以國楨等並交結中貴狡蠹  
成性臣雖忘身許國不懼讒構終恐賄及豪右復爲姦  
惡其國楨等見據狀推勘如獲賊狀伏望許臣徵收便  
充當縣郵館本用其湫旣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爲  
大地建立祖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  
等旣先各有宮廟望請並於本所依禮齋祭上從之

鎮  
杭

慨有名士也仕至司門郎中與曾孫搏別傳案搏兩書  
皆無傳又案搏昭宗乾寧二年入相上距與之人相一  
百三十八年與爲方慶六世孫入相相去僅六十三  
搏爲與之曾孫入相相去乃一百三十八年何相懸之  
甚邪觀此則搏爲方慶九世孫而其曾祖亦  
名與耳非此王與也益明矣新書表傳皆誤

李泌字長源其先遼東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國司徒

弼六代孫今居京兆吳房令承休之子少聰敏博涉經

史精究易象善屬文尤工於詩以王佐自負張九齡韋

虛心張廷珪皆器重之七歲知爲文元宗開元十六年

禁中有員儼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  
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儼跪奏臣舅  
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  
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  
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  
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

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  
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九所獎愛常引至卧內九齡與  
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  
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  
率爾曰八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  
泌操尙不羈

恥隨常格仕進天寶中自嵩山上書論當世務元宗召

見令待詔翰林仍東宮供奉

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惠召講老

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

楊國忠忌其才辨奏泌嘗爲

咸遇詩諷刺時政詔於斬春郡安置乃潛遁名山以習

隱自適天寶末祿山構難肅宗北巡至靈武卽位遣使

訪召會泌自嵩潁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郡謁見陳

古今成敗之機甚稱旨延致卧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

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

樞務至於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權逾宰相

仍判元帥廣平王軍司馬事帝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

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肅宗每謂曰卿當

上皇天寶中爲朕師友下判廣平王行軍朕父子三人

資卿道義其見重如此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

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假

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邪太子從

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

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卽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

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

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

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

錄故怨將內慙不懌萬一有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

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  
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  
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  
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  
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  
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  
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  
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  
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  
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  
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  
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  
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  
然之會四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  
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  
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  
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  
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  
上皇有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尙  
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

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執孝養上皇  
初得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愛  
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為天子父遂下詔戒行尋為中書令崔圓倖臣李輔國

害其能將有不利於泌泌懼乞遊衡山優詔許之給以

三品祿俸遂隱衡岳絕粒栖神數年泌嘗取松樛枝以  
隱背名曰養和後

得如龍形者因以代宗卽位召為翰林學士頗承恩遇  
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  
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為娶甥方故留後李暉甥昏日敕  
北軍及元載輔政惡其異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遊奏

供帳

求參佐稱泌有才拜檢校祕書少監充江西道判官幸

其出也尋改為檢校郎中依前判官元載誅乃馳傳入

謁上見悅之又為宰相常袞所忌出為楚州刺史及謝

恩具陳戀闕上素重之留京數月會澧州刺史闕袞盛  
陳泌理行以荆南凋瘵遂輟泌理之詔曰荆南都會與  
在澧陽俾人歸厚惟賢是牧以泌文可以化成風俗政  
可以全活惇嫠爰命頒條期乎共理無薄淮陽之守勉  
思渤海之功可檢校御史中丞充澧朗硤團練使重其  
禮而遣之無幾改杭州刺史以理稱興元初徵赴行在  
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有蝗旱議者欲赦懷光  
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  
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  
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  
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  
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  
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悍兵處以分吐  
蕃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

同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

貞元元年除陝州長史充陝

虢都防禦觀察使二年六月泌奏虢州盧氏山冶近出

瑟瑟請充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產

於近甸實爲靈貺朕不飾器玩不尙珍奇常思返朴之

風用明恭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

止就加泌檢校禮部尙書

泌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饅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尙書

時陳許戍邊卒三千自京西逃歸至州境泌潛師險隘

左右攻擊盡誅之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崇文

館學士修國史

累封鄴縣侯

初張延賞大減官員人情咨怨

泌請復之以從人欲因是奏罷兼試額內占闕等官加



百官俸料隨閒劇加置手力課上從之人人以爲便而

竇參旁奏遂改易使同品之內月俸多少累等初張延賞減天

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

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

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時十倍陛下

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秀縣佐

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

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

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

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

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

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

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

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

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

有所忤者薦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

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閒劇普增其奉

時以爲宜而竇參多阻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

泌又

奏請罷拾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授人故諫司唯韓臯  
歸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俸錢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  
人故時戲云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如是  
者三年至貞元五年以前東都防禦判官殿中侍御史  
內供奉韋綬爲左補闕監察御史梁肅爲右補闕旣復  
置人心欣然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郅國公主交通外  
人上疑其有他連坐貶黜者數人皇儲亦危泌百端奏  
說上意方解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  
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昔爲臣言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  
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  
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

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欲也卽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郃國爲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帝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卽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入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

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爲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而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間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

錢謙會

泌頗有讜直之風而談神仙詭道或云嘗與

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遊處故爲代所輕雖詭道求容不爲時君所重德宗初卽位尤惡巫祝怪誕之士初肅宗重陰陽祠祝之說時妖人王璵爲宰相或命巫娼乘驛行郡縣以爲厭勝凡有所興造功役動牽禁忌而黎

幹用左道位至尹京嘗內集衆工編刺珠繡爲御衣旣成而焚之以爲禳禳且無虛月德宗在東宮頗知其事卽位之後罷集僧於內道場除巫祝之祀有司言宣政內廊壞請修繕而太卜云孟冬爲魁岡不利穿築請卜他月帝曰春秋之義啓塞從時何魁岡之有卒命修之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送於承天門見輶輦不當道稍指午未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道上號泣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卒命直午而行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爲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

大用時論不以爲愜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況輩輕薄之流動爲朝士戲侮頗貽譏誚年六十

八薨贈太子太傅賻禮有加

四年八月月蝕東璧泌曰東璧圖書府大臣當有憂

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

泌放曠敏辨好

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倖忌嫉恒由智免終以言論

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

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有

## 文集二十卷子繁

新書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

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  
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  
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於傳至勸  
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繁少聰警有才名無行義泌爲相嘗引薦夏縣處士北  
平陽城爲諫議大夫城道直旣遇知己深德之及泌歿  
戶部尙書裴延齡巧佞奉上德宗信任竊弄威權舉朝  
側目城中正之士尤忿嫉之一日盡疏其過惡欲密論  
奏以繁故人子爲可親信遂示其疏草兼請繁繕寫繁  
旣寫悉能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述其事延齡聞之  
卽時請對盡以城章中欲論事件一一先自解及城疏  
入德宗以爲妄不之省泌與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友

善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潤色繁亦自有學術肅待之甚厚因許師事日熟其門及肅卒繁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年委棄後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除河南府士曹掾以其警悟異常泌之故人爲宰相左右援拯後得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隨州刺史歸京師久不承恩韋處厚入相厚待之寶祿二年六月敬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詔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與繁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九月除大理少卿復加宏文館學士時諫官御史章疏相繼繼宰臣不得已出爲亳州刺史州境嘗有羣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致



擒捕不獲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  
時議責繁以不先啓聞廉使涉於擅興之罪朝廷遣監  
察御史舒元輿按問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  
生事乃盡反其獄辭以爲繁濫殺無辜狀奏敕於京兆  
府賜死時人冤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爲有報應焉繁下  
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傳於世初泌流放江南與柳  
渾顧況爲人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  
官於朝

顧況者蘇州人能爲歌詩性談諧雖王公之貴與之交  
者必戲侮之然以嘲諷能文人多狎之柳渾輔政以校

書郎徵復遇李泌繼入自謂已知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方遷著作郎況心不樂求歸於吳而班列羣官咸有侮玩之目皆惡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爲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有文集二十卷其贈柳宜城辭句率多戲劇文體皆此類也子非熊登進士第累佐使府亦有詩名於時

崔造字元宰博陵安平人少涉學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畧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引爲賓僚累至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及晏遭楊炎庾準誣奏伏誅

造累貶信州長史朱泚之逆造爲建州刺史聞難作馳檄鄰州請齊舉義兵遂調發所部得二千人德宗聞而嘉之及收京師詔徵造至藍田以舅源休朋逆伏誅上疏請罪不敢卽赴闕上以爲知禮優詔慰勉拜吏部郎中給事中貞元二年與中書舍人齊映各守本官同平章事時京畿兵亂之後仍歲蝗旱府無儲積德宗以造敢言爲能立事故不次登用造久從事江外嫉錢穀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兩稅錢物委本道觀察使本州刺史選官典部送上都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並停其度支鹽鐵委尙書省本司判其尙

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乃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等事戶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及諸道兩稅事宰臣齊映判兵部承旨及雜事宰臣李勉判刑部宰臣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歲饑浙江東西道入運米每年七十五萬石今更令兩稅折納米一百萬石委兩浙節度使韓滉運送一百萬石至東渭橋其淮南濠壽闕米洪潭屯米委淮南節度使杜亞運送二十萬石至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依舊置巡院勾當河陰見在米及諸道先付度支巡院般運在路錢物委度支依前勾當其未離本道者分付觀察使發遣仍委中

書門下年終類例諸道課最聞奏造與元琇素厚罷使  
之後以鹽鐵之任委之而韓滉方司轉運朝廷仰給其  
漕發滉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復以滉爲江淮轉  
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元琇以滉性剛難制乃復奏江淮  
轉運其江南米自江至揚子凡十八里請滉主之揚子  
已北琇主之滉聞之怒掎摭琇鹽鐵司事論奏德宗不  
獲已罷琇判使轉尙書右丞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  
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造所條奏皆改物議亦以造所奏雖舉舊典然凶荒之  
歲難爲集事乃罷造知政事守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

司戶造初奏太銳及琇改官憂懼成疾數月不能視事  
明年九月卒年五十一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也天寶末舉進士鄧景山爲淮  
南節度使辟爲從事累授衛佐評事遷右補闕善言物  
理尤精釋氏之學大厯中神策軍使王駕鶴妻關氏以  
播與同宗深遇之元載惡其交往出爲河南府兵曹攝  
職數縣皆有政能陳少遊領浙東淮南又辟爲判官歷  
檢校金部員外郎攝滁州刺史李靈曜阻兵跋扈於梁  
汴少遊自總兵鎮汴上所在盜賊蜂起播調閱州兵令  
其守備又爲政清靜簡惠旣無盜賊人甚安之楊綰常

袁知政事薦播爲都官員外郎德宗登極湖南山洞中有王國良者聚衆爲盜令播往宣撫之臨行召對於別殿上問政理之要播奏云爲政之本須求有道賢人乃可得理上謂播云朕下詔求賢良當躬親閱試亦遣使臣黜陟廣加搜訪聞薦擢其能者用之冀以傳理播奏曰下詔求賢黜陟舉薦唯得求名文詞之士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其言謂播曰卿且使去迴日當與卿論政事播又奏曰臣今奉詔招撫國良不受命臣請便宣恩命語鄰境速出兵翦除上曰卿言深合朕意使迴改兵部員外郎遷河中少尹建中初張鑑爲河

中尹鎰尋入相二年七月遷播給事中舊例諸司甲庫  
皆是胥吏掌知爲弊頗久播始建議並以士人知之至  
今稱當轉刑部侍郎奉迎皇太后副使盧杞以播柔緩  
冀其易制驟稱薦之尋遷吏部侍郎轉刑部尙書知刪  
定奏上元中詔擇古今名將十人於武成王廟配享如  
文宣王廟之儀播以太公古稱大賢今其下稱亞聖於  
義不安又孔子十哲皆是當時弟子今所擇名將年代  
不同於義旣乖於事又失臣請刪去名將配享之儀及  
十哲之稱從之建中三年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



史時政事決在盧杞播但歛衽取容而已

嘗與杞論事帝前播意不

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邪播卽暗畏毋敢與

乏於

知人之鑒好大言虛誕者播必悅而親信之有李元平

陶公達張恣劉承誠皆言談詭妄誇大可立功名亦有

微材薄藝播累奏云元平等皆可將相也請閱試用之

上以爲然以元平爲補闕會淮西節度李希烈叛亂上

以汝州要鎮令選擇刺史播薦元平爲汝州刺史尋加

檢校吏部郎中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旬日爲希

烈所擒汝州陷賊中外哂之由是公達等未克在用播

與盧杞等從駕幸奉天旣而盧杞白志貞等並貶黜播

尙知政事中外囂然以爲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尙書大  
臣韋倫等泣於朝曰宰相不能謀猷翊贊以至今日而尙  
爲尙書可痛心也貞元四年迴紇請和親以咸安公主出  
降可汗令播以本官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持節  
充送咸安公主及冊可汗奉使往來皆清儉謹慎蕃人  
悅之使迴遷兵部尙書固辭疾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  
仕播致仕之後減去僮僕車騎閉關守靜不營外事士  
君子重之貞元十三年正月卒時年七十九廢朝一日  
贈太子太保

李元平者宗室子始爲湖南觀察使蕭復判官試大理

評事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天下賢士大夫無可其意者以是人多銜怒關播奇重之許以將帥時希烈反叛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刺史韋光裔懦弱不任職播乃盛稱元平特召見超左補闕不數日擢爲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旣至部募工徒繕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數十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僞將李克誠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旣見希烈遺下汚地希烈見其無鬚眇小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邪僞署爲御史

中丞播聞元平得用仍欺於人曰李生功業濟矣言必  
能覆希烈而建功也居無何希烈用爲宰相或告其有  
二者乃斷一指以自誓希烈旣死或有人言在賊中微  
有謀慮貸死流於珍州會赦得歸剡中浙東觀察使皇  
甫政表聞其到以發上怒復流賀州而死

史臣曰蒸嘗禘祀前王制以奉先怪力亂神宣聖鄙而  
不語凡云左道固有舊章璵假於鬼神乃至將相旣處  
代天之位爰滋亂政之源國楨妖人疑衆妄恢其祀典  
梁鎮正士抗疏方悟其上心泌見可進而知難退足爲  
高率智辨之士居相位而談鬼神乃見狂妄浮薄之蹤

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寧無畏乎繁之醜行棄於當時竟陷非辜諒由素履造爲臣得禮泣事非能播居位取容舉人敗事皆非國器咸歷台司失人者亡國其危矣

贊曰璵必造播俱非相材國禎左道梁生直哉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一

